

家园考

老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成 著

家园考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考 / 老城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11

ISBN 7-5059-2765-5

I. 家… II. 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93 号

书 名	家园考
作 者	老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顾志成
责任校对	宋晓燕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彩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55 千字
印 张	14.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765-5/I·2059
定 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 一 部 赤裸的大地 ----- (1)

第 二 部 古代童话 ----- (139)

第 三 部 生长的季节 ----- (327)

后 记..... (467)

第一部

赤 裸 的 大 地

管老汉一生耿耿于怀的是他没有成为大地主。

他踽踽独行，走向古隆岗。朔风凛冽，道路僵硬，旷野里浑黄的颜色弥漫着，散发着泥土的气息。老汉觉得心脾润泽了。若望，鬼小子，野哪去啦？他骂道。他已经一天没见到孙子了，他觉得脚步有点混乱，他认为他的脚步在指挥他的思维，他已经难以判断失去节律的真正原因——是古隆岗还是孙子管若望。他的身后是那匹长鬃老瘦马，长鬃老瘦马不紧不慢忠实地跟随着他，这让他混乱的心绪安定了许多。

管老汉紧锁双眉，呱哒呱哒地往前走。岁数真是大了，岁数大了的人就爱回首往事，一遍又一遍重温过去的岁月，细细咀嚼以往的日子。老汉我今年六十多，六十多岁了，是个没多少想法的年纪了，儿孙俱全三代同堂，咳！不甘心啊不甘心——还有什么不甘心的呢！一股难以捉磨的心绪在悄然升腾，这心绪不会被抚慰，问题更在于他不欠儿子的也不欠孙子的，他没有让谁抚慰。他的心绪开始徘徊而低缓地流动，化为一种旋律的欲望使管老汉的脚步有了节奏感。长鬃老瘦马觉得两腿酸疼，稀疏的无光的鬃毛已经难以抵御寒风，在这僵硬的路上行走，仿佛是走在刚刚深耕过的面团一样的土地上那么费劲。

前面就是古隆岗。

古隆镇上的人说，这块土地属于古隆镇村，岗桥村的人说，这块土地属于岗桥。古隆岗在古隆镇之南，相距五里地；古隆岗距岗桥也是五里地，在岗桥之东。古隆镇上的人说，古隆岗为什么叫古隆岗，因为它属古隆镇；岗桥人说，知道岗当什么讲么，岗就是高起的土坡。谁也难以说服谁。有一年管老汉说：妈的狗屁，古隆岗自古就是岗桥的土地。

话说民国十二年，管老汉的祖父老管带领数个儿子来到岗头，因为他夜里做了个梦，梦见村东那片高低不平的土地站出无数个少年，手持铁镐在开垦那块荒芜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地界，后来真的平坦了，并且长出了绿油油的麦子。

当时正是农历六月，天气炎热，空气像是在燃烧，所有的庄稼都在萎缩，岗上的土地像炭火一样炙烤。老管选择了最高的地方，大步丈量了一下，约有十三亩地。为了不使孩子们胡乱开垦，老管从南向北栽了三棵树。最南端的是杨树，中间栽的是松树，最北端的是榆树。人们都说，这么热的天栽树，不是季节啊！活不了。可是，那三棵树奇迹般地活了，因此，岗桥人也叫这个地界三棵树。

不久，十三亩地开垦了出来，那时已过白露，老管在那块土地上种了麦子。麦苗出来的时候，古隆镇古隆两大家族不干了，带着人在麦田里胡乱挖，老管在那场械斗中丧了性命。古隆两大家族见出了人命关天的事，也怕事情闹大，如此暂且罢手。那年月民国正乱，县衙随便抓了几个参加械斗的人，吊打一顿了事。古隆两个家族并不甘心一无所获如此草草收场，便咬牙切齿地发了狠——要抢夺古隆岗那些荒地，决不能败在岗桥那个穷光蛋手里。于是，古隆两大家族联手，租用了大批马车，动用上百的粗壮劳力，将岗头以北的土地掘进数丈之深，大面积开挖，将土运到古隆镇。

管介轩在成为管老汉之后常常揣测这件事的真正含义，究

竟为什么使得古隆两大家族如此这般地大动肝火，他百思不得其解。多少世纪以来，这块不知是何时被强烈扭曲的不毛之地一直闲置着。在管家没有开垦岗头那十三亩打粮完全靠天的仿佛山头似的土地之前，古隆镇并没有人提出这块地的归属问题，也没有谁肯到这里开荒。管老汉像是被蒙住了双眼，自投罗网般走在一条狭窄的曲径上。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想找到原先那个地方。终于有一天，管老汉解开眼罩走出盘根错节的混乱思绪的沼泽，踏上了明亮的大路。

他曾经多次去过古隆镇，曾经多次默默地踏上古隆镇那座土城墙。当他走在那长满酸枣树和白樱桃的墙头的时候，他的腿软了，他再也不想追究那些恩恩怨怨的往事了。这样庞大的土方，竟是以人力从五里之外的古隆岗运来的，真是难以想象，人是有多么了不起。那是烈日灼烤的夏天，马车在官道得得哒哒地响个不停。装土与卸土的粗壮劳力挥汗如雨，送走迎来一车又一车新鲜的散发着地气的古土。夜里，古隆镇与古隆岗之间的官道上马灯闪闪，车铃、把式的吆喝、乃至骏马的响鼻都会使这片土地喧腾而紧张。人们不知道这件事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他们要从古隆岗挖走多少土方。日夜兼程，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从早到晚，古隆两家的怒气变成了喜气洋洋。古隆两家的两个老地主站在古隆岗坑边的时候，一定会大笑不止吗！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谁决定停止这件事不再继续的呢？

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追究这样的问题，这事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后人看到的只是土城墙和古隆岗的日趋扩大而深掘的大坑。人们在那坑的周围继续挖掘，几十年下来，坑逐渐的大，逐渐的深。那古色古香的泥土被烧成砖，说不定已岿然立在云端，成为亚洲之最的大楼的一分子。然而老管爷子对此却有兴趣，总归是终于停止了抢地那场大规模的行动。有一回管老汉去镇上赶集，碰见了一位正买烟叶的长须老者。

据说，参加挖土方的精壮劳力回去以后都病倒了，没几年全死光了。换句话说，那些参加抢挖古隆岗的人都得了天扳。而这位老者则说，他参加了这场抢土行动，并且是在古隆两老爷子跟前记账的。也就是说，所有进入古隆镇的土方，都清清楚楚记在了他的账本上。从那长须老者的嘴里，管老汉才知道停止这场抢地行动纯属一个偶然的原因。

用乐极生悲来形容这件事并不确切，因为古隆两大家族在古隆镇向来说一不二，他们不会容忍谁家有成成为地主的苗头。他们的人被县衙吊打，算是很失面子。称王称霸几百年过去了，竟因为一块荒土岗的归属问题失了面子，有辱祖宗。他们之所以发狠是因为他们觉得受了史无前例的天大的委屈。起因于此，那么终止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场抢地运动停止的呢？据说，古隆两家的老爷子突然同时染疾，行走不便。后人推测，恐怕是造成停止行动的主要原因。不难想象，两个老地主被人搀扶着到了古隆岗的大坑边，看着巨大的深坑他们猛然醒悟：抢地非同抢东西，东西可以窃为霸为抢为己有，而土地是永远挖不走的，他们抢到手的不过是那些死婴儿的白骨浸润的不吉利的泥土而已。这一醒悟不仅使抢地的行动骤然停止，也使两个老地主命归黄泉。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一位风水先生路过古隆镇，见到抢地的场面，对古隆两家人说，岗头以北高低不平，仍不成人者阴宅也。挖掘阴宅，触怒众少鬼，大祸必至。两个老地主悔之晚矣，不久便死掉了。

无论哪种说法，或者是人们对这块荒地界的用场，都能使人们敬而远之。之后，有人看见有白狐在这块地上活动，每到后半夜，白狐便走出坑穴，站在岗头吼叫，那叫声凄惨悲凉，使人听了就会尿裤子。那白狐两眼放出绿光，像是两只绿火球。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古隆岗成了一片肃杀之地。

管老汉想起那些古朴而悲壮的故事就有许多想法，就不能平静下来。祖父的死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深刻的记忆。那故事全靠人们口头传说才成为故事的。岗桥人认为管家祖上是岗桥人的骄傲，这岗桥的骄子敢于跟古隆镇名播四方的大家族硬拼，令岗桥人永远仰慕下去——谁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真正使管老汉记忆犹新的是他的父亲，人们称之为管老先生的人。管老汉的父亲管老先生是管老汉的祖父的第二个儿子，老管对这个儿子格外用心，让他多读了几年书。在岗桥，管老先生是识字较多的一个，上过三年私塾。人们一直尊敬他，叫他管老先生，尽管他当初也曾年轻过。父亲管老先生是祖父无数个明的暗的儿子当中唯一存活下来生儿育女的接种人。当然，老管当年据说风流倜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岗桥到外当兵唯一的一个带着两个随从的人，这说明老管已经当了军官。老管衣锦还乡以后，找过不少的女人，包括古隆镇的姑娘。后来据说老管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少儿女了，他分不清。然而事情总有反面，由于种种不明的原因，老管的儿子们只活下来了管老先生。管老先生的风范与其父大相径庭，他是个大事做不来小事也不做的人。

管老汉亲眼所见，父亲在土改的时候是如何接受了三棵树那块闲置了很多年的土地。他觉得父亲在用心开垦用心耕作，父亲不爱说话，他只会行动。他用他的行动使十三亩地有了模样，那里能产麦子了。管老汉不止一次地看见父亲在麦田里吐血，他担心父亲支持不了多久了。那时，父亲还是拖着病体给他娶了媳妇，那媳妇娶得很简单，是用一条毛驴从河西驮回来的。父亲的死使管老汉支撑了家业，那年正是入社，三棵树岗头地入到社里去了。人们说管老生气死了，好不容易经营出

模样的土地一夜之间又归公了。从此，这块地又荒芜了，社里并没有打算继续耕种这块薄地。

人们称之为三棵树的这块土地重新有人耕作是承包责任田以后，管老汉又开始耕作，他种了许多甜瓜。那瓜真是特别的甜，眼看就可以收成了。一场洪水来临，瓜田成了孤岛。老婆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坚定要守在瓜田里，她从村里去瓜田的路上被冲走了，当人们救起她的时候，她只说了一句话：那块地没什么毛病。这话管老汉听说过，是同样的话，那是管老先生临死的时候说的。

这也是以前的事了。

此时，管老汉来到古隆岗。他望了望那块他早已放弃的土地，坐了下来。长鬃老瘦马站在风中，摇摇晃晃的。管老汉说：我说你别来，你非得跟着我不可，这风凉着呢！你还怕我死吗？说不定谁走在头里呢！

长鬃老瘦马迎风打了个响鼻，回过头来看看凝聚了深刻皱纹的那张又瘦又憔悴的脸。他们按说都曾年轻过，老瘦马当初确曾红极一时。那是个永远消逝了的秋天，管老汉还年轻——他只是岁数年轻，那张脸从来没有年轻过。花白头发，抬头纹深深的三道，两腮深陷下去，每边都是竖的深深的几道沟。现在只不过脸上的皱纹已经数不清了而已，人更老了而已。那几道深深的皱纹仿佛是伤疤，形同沙漠的裂缝，那是常年劳作的烙印。

那片露珠晶莹的草丛中间是通向田间的路，长鬃马从车辕里挣脱了套子被管老汉抓住了，它觉得完全能挣脱这个小老头儿。其实，管老汉那年还不到四十岁，他是怎样飞身上马的他自个儿也弄不清了。长鬃马猖獗起来，狂奔怒吼。管老汉像粘在马背上一样，直到长鬃马热汗淋淋，再也跑不动了为止。而现在，金灿灿的阳光也不能令它兴奋了，它老了，他也老了。

他的身子骨虽说硬朗，他的脸却是老得再也不能有比他再老的人了。

你在这儿呆着，管老汉对长鬃马说，我顺着大坑转转。

他走了一截，长鬃马还是跟着他，他就又坐下了。这时他抽了一袋烟，他抽这袋烟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在测量这个大坑的深度。这时他抬起头来，凝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想聆听长城那首古老的民歌。在静谧的旷野里，那些旋律似乎已经过了高潮，那些古朴庄严的老歌已近尾声，那些悲壮而感伤的故事正在随风扩散。他真正想寻找的是古老民歌的灵魂，他要重新弹奏曲子，让这块土地上重新响起一个声音，他要用他的手圆下一个梦，一个虽然不算是太古老而古老的梦。

圆梦的冲动已经非此一日了，这似乎像是出远门，准备从遥远的地方回家了，今日便有了回返路上的第一步，是再也不能不动了。管老汉对长鬃老瘦马说：走吧，回家。说干就干。若望——管老汉象征性地喊了一声孙子的大名，他知道孙子丢不了。他站起来，磕掉烟灰，拍了拍屁股上的浮土，走在了回村的路上。

从通向古隆镇的横道上来了一辆马车，管老汉看不清是谁，干脆不看了。

喂！老管爷，是我，田震忠。

哦哦！震忠啊！我以为是谁呢！

您老在这里东张西望干什么？

我么，管老汉道，我找我孙子！

我有个孙子你知道吧！管老汉又道，我找找他。他已经半天没回家了，是快一天了。

您老是说若望吧！田震忠道，今儿个上午我去镇上在这里碰上他了。他说去岗头三棵树去望望他爸和他妈！他说他爸爸说了，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回来。他问我，你知道火车什么样

吗？他说火车能开到镇上，说了一圈儿还是孩子——没有铁路怎么来火车！

田震忠停下车来，看到管老汉坐下了，他也坐下来。抽烟！他说，我从镇上买来的关东叶子，劲大着呢！你若是抽不了这种冲烟就算了，反正您岁数大了，抽点薄烟就可以了，不必硬撑着。

管老汉抢过烟荷包道：谁说的！

谁说我抽不了关东叶子，他说。

田震忠笑了，那微笑像是不怀好意。他看着管老汉发狠似的在烟荷包里拧烟袋锅，“这倔老头儿”，他在心里说，嘴上却转了话题：听说咱老大——你家泊年，发了吧！谁逃出这片土地谁就会发，我若是年轻几岁我也走。走了有一年了吧！一年就发，你瞅瞅是不是。咱土里刨食，混到能吃饱就不错了，您老说是不是？

管老汉抽起了关东叶，烟到嗓子眼儿哪的一下子顶了回来。管老汉在心里骂道：好狗日的，这么冲。于是，他缓缓吐出一口烟雾，重又抽了一口，慢慢地试着往里送，就送进去了。

他征服了久违了的关东叶！

听说咱老大泊年挣了大钱，田震忠道，一麻袋一麻袋的。有人说在内蒙古看见他了，娶了个小老婆，与隆玉芳分手啦？

别跟我说他！管老汉将烟荷包塞给田震忠。

那就不说这个了，田震忠道，对啦，汪镇长给您带个好！说是好几个月没见您老了。

你是说他哇！管老汉道，他还好吗？

还那样！田震忠道，忙东忙西的。

那张嘴！管老汉道，能把死人说活。你到镇上干什么去了。

拉化肥！田震忠道，供销社余下来的，冬天便宜，省得一开春大家抢，我怎么能跟乡亲们抢化肥呢！我包了两个池塘这你知道，今年夏天放进的鲤鱼苗儿，开春点上几袋子化肥，嗖嗖嗖地就长大了。

缺德啊！管老汉道，往池塘里撒化肥！那鱼还有法吃嘛！震忠我不是说你，多积点儿德吧！

你又不吃我的鱼，田震忠道，我也得找条活路哇！您老说是不是。咱不是犯了错误的人嘛！咱这人就这样，犯了错误就老老实实认错。是谁说的来着？允许犯错误就允许改正错误。实际上呢！咱们政府是既不允许犯错误也不允许改正错误。您老说说，我那点错误算什么，动不动就得在班房里过了。头一项大罪是砍树，您老说说看，各级的领导说要几棵树，咱能不给吗？不然的话，村里这么多事你去县里找谁去。这第二项大罪——应该是大功一件，毁坏耕地，地能打多少粮食，让我们发展乡镇企业，在天上盖厂房吗？这最后一项倒也算是错误，咱拿个五万还个五万。顶算是捂热了又还了，您老评评理，这三大罪状哪一项是罪，说速就速，真不够意思。我那两个池塘哪个也得出成个五万六万的，两年的工夫，我挣十几万，若不是当这二十年的干部，我早开拖拉机上信用社存钱去了。

哎——田震忠叹道，冤枉啊！冤枉。

管老汉没言语声，继续抽前村长的关东烟。

朔风吹拂，北方的冬日无论如何会使人震撼的，尽管今日的风不算强劲，却仍然可以看到旷野里的小旋风卷着土尘在大地上急骤飞扬。空旷的田野裸露着，正像这里的男人们赤裸的胸膛，大吼一声，走吧，走吧，下地喽！而远处的山脉和近处的小山亘古至今一直在注视着这一方水土，古朴而悠远。

管老汉正在走神，他不愿意谈论前村长曾经被抓起来那件事，很难说前村长田震忠被捕又释放了对于岗桥人来说是好事

还是坏事。他当村长的时候确乎犯过罪，也确乎让人们气愤，可是，粮食没少打孩子没多生。他不当村长这两年，粮食越来越少大片耕地闲置小孩子晃晃悠悠一眨眼出了一层。管老汉顾盼四周那些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景物：被分割的田野各自有各自的庄稼残留物，那是收获后的印痕。

田震忠看了管老汉一眼，知道他在回避以往，他也知道老汉痛恨他也信服他。他真的觉得将他逮起来他受到了极大的冤枉，坏人像棉铃虫一样难以根治，而他自个儿认为他并不是坏人。他了解岗桥人，他从心里还是爱护岗桥人的，他只要叼着烟袋在村里转上一圈儿，就会知道各家各户准备干什么。他感觉到管老汉面临着一场大抉择，这老汉心里还很年轻。

老爷子，田震忠道，瞧您老，有儿有女，省心啊！就等享福了。大儿子挣钱做着大买卖，二儿子新型农民开着工厂，三儿子读了不少书，将来会发达。我呢！惨喽惨喽！三个丫头片子，像打了水漂儿，个个赔钱的货。那两个出嫁的，一年也不回来一趟。三丫头不下地也不上工，在家写什么诗，一个农村孩子在那里总是哼哼唧唧干那个，半疯一样。那天后半夜把我叫醒，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吓出一身冷汗，您老猜怎么着，要给我念诗。题目叫做什么来着，《昨天的探戈舞》，谁见过那东西是什么。我只记住两句：“耕作你全新的土地，翻开历史的页码”。这算什么，气死我了。土地有什么新的，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历史有什么页码，书才有页码呢，你看书你就看书谁管你，叫唤什么翻页码！半疯！

三丫头晓琪挺文静的，管老汉道，像她妈！

可不是，田震忠自豪地批评道，当初她妈也好喜这东西，年轻的时候总是摇头晃脑地背唐诗。一说起那东西，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

扯远啦，田震忠道，我明年秋天捕了鱼，挣上十几万，啥

也不干了。这十几万也够三丫头花一阵子了。打听点儿，谁愿意倒插门，给我们三丫头提提，我想招个女婿。我走啦！明年吃鱼，想吃就去捞，咱自个儿家养的。

管老汉眼前这个男人是个一下子让人难以看透的男人，他的脑袋像一架机械，不停地运转。想当初，就是他当村长的时候，从早到晚，你就能看见一个脖子和脸通红的人，他从早晨起就喝酒，仿佛泡在了酒缸里。他喝了酒从不发酒疯，也不会躺倒，他会地里地外村里村外不停地转，使岗桥的一切都转起来。从打他放出来以后，人们发现他大步的走动就只限于水塘了。常听他说，一个村我管不好，管两个鱼塘还是不费力气的。

田震忠站起来，照例拍拍屁股上的浮土，赶着马车往西回村。管老汉看着旷野博大的胸膛——朔风强劲起来，仿佛是大地注入了新鲜血液，一首高亢的歌就这样唱了起来。这时，管老汉才发现田震忠已经走远了，猛然想起关于池塘、化肥、鱼这样三个物件，便紧追了几步。

我不吃你的鱼！管老汉大声吼道。

田震忠并没有理他，管老汉还是觉得味道不对。他不愿意让别人一下子看透他的心思，他却没有什么绝妙的办法将心思掩埋在心底。这时他才看了看长鬃老瘦马，它耷拉着脑袋，瘦骨嶙嶙，条条肋骨都在用足力气以支撑着身体。

管老汉自言自语道：我不吃他的鱼！

二

管汶昌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他的木工房里呆了多少天了，他在那里做了许多模型，都是极富凝聚力的浪漫主义的机械化种